對山集卷之二十一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書

與彭濟物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郎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郎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事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以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縶數年

若招豚擘鷹云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郎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郎又人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碩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

先皇帝寬仁大度郎自私擬以爲皐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

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間邪故鄙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身而不敢[illegible]議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補幸曰古人內[illegible]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僕而僕之不[illegible]非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所為主於[illegible]之恩下累先人淆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哉今僕之[illegible]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翼者有二性[illegible]雖郤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已今諸公[illegible]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郎北面事君[illegible]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出歲不能[illegible]之操而迹厠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恭假直而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
夫不務修身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
其詩若文也瑾之用事也盖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
美也我以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
事加勉戒談笑而卻之使饕虓巇嶮之人卒不敢加
以此親疎忽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盖皆耳聞
告之彼即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
不能信之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
謗自入有四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
立之志而[illegible]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

志當究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
是是故[illegible]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意
免殺身[illegible]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
含垢於君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
兩朝作養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
穢塗情苦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
之事與蔡苦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
垢冒汚而有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
宗元有不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嬾放畏
身有規雝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

宜於此何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丘壑之下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非所念慮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是時持數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我我固能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於我此其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目見而熟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未暇差別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之不獲則非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一夫哉大所論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

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illegible]此兇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其[illegible]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illegible]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illegible]先客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

彼謂已盖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

與王子衡

數日之別已勝數年矣諒公同此情也華山之遊此平生至願況又與吾兄同之抵家後百事狼狽荊妻痰氣發作幾於不起小女出嫁伊邇未免匍匐耳富有富者之事貧有貧者之禮父恩之情誰能不爾坐此二者使不肖倉卒言兄長之前顧不得羽翼而東耳奈何奈何在省時會近山尚書濟物總制俱道雅意隆篤細得近山言深服公所以處我者有禮也近濟物以他人之謀將致我幕下昨已為數言絕之頗戕峻厲於乎彼殆以我為何人耶大丈夫出處自有禮義豈私好私與者尋隙投釁附會可致耶兄與我有骨肉之分當憫惜至此丘壑之下凡有志天下國家者豈所忍居苟有所不可則亦寧死守而不易耳

平生碌碌別無他事維此點檢最熟而又失之死無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蓋此又是一番淚浪此之往日應舉不同如之何可以輕且易而言也厚齋之意雖善然非實知我者固已感之矣然乘之則不可也去秋有一客相過極言彼所以拳拳於僕之意方在杯酒間僕變色大罵聲轍四隣僕豈彼之所宜論耶昨見自彼來者云彼已深含於我此不知僕正欲其含也郎此可以再見不肖之心矣張吏來甚急因先附此意不卷之罪吾兄想深有以亮之稿序數日後當托人附上不敢負吾兄也紙耿耿無已

與藍文秀

伏聞寵命之至欣慰不已明公才望功勳豈一南侍可盡然當此之際百事破裂不忍言此之前明公身任安危之日又稍異矣以此甚為門下喜也敝邦之民數年蒙經畧得有闔閭之樂而不肖私被特又為深亦嘗頗忽承事秉節之臣輕忽喜變不能鎮揚國威殄靖妖孽虛恢越絕敢肆大言以欺天下而當時用事之人不責其名實輒乃加之功代德性之上以其小而信其大使篤實之道弗彰幻謬之徒得騁因以平蜀之事稍為論議據事究勳私若頗當於明公

之行用為遠贈文采雖不足綜核已有餘矣不能躬候行節私心懷仰何可言外具粗儀幷序稿特令弟淳賫奉冀垂存省幸甚春和伏惟保愛以慰斯民之望不宣

與何粹夫

二十餘年不見故人顏面書札亦僅六七還往而衷曲萬千尚未一及豈但可以痛哭流涕哉前日涇野去又復匆匆不得申問老兄郎不為踈懶我尚何以自謂也往年為兒栗娶渼陂女一年生子子死婦恚恨亦死某自荊妻亡後齒落形憊已極酸苦乃復丁此只得從頭匍匐又求叔安季女與栗為室春初東邁中夏方返人生幾何顧終日了無休息古之達人可復若此也十年前於盩厔彭麓買田數頃得一幹僕力作頗足口食其地易水稍謝旱乾之憂矣兒女事變歲無饒歉山居頗近名陬無能以暇遊衍豈僕初志哉近得希道書云丈夫不作萬年之身亦須有以傳之後世某之踈放後世之傳不敢擬而萬年之身則劉文奎已先得之往吾兄語此甚謂不難今力求數年茫無涯涘肯指曲折某當倏出泥淖中也先述所示良奇某為此十年益乖初閱門戶頗多不知

何者為是有暇有可批示否涇野在南想日與傾晤來秋欲拜掃先隴就訪兩公良晤不隔想應申遂久旱酷暑萬萬為道保愛不宣

與寇子惇

仰間得手教展讀數四無任媿感昨西使寄望之書來亦道此翁留意不肖甚隆皆知已者過為粉飾是以長者輙不見疑若便以為真耳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人苦不自知僕既自知之而又自忘之邪此則深感爾矣執事知我厚宜必亮此也切恐晉翁一時乘興輙為論薦殊非佳事執事倘有問訊可委曲言之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僕蓬首跣足已踰半世苟得優游行樂決無他想言雖激聒肝膈盡露誠欲安分醜居不欲粧束搽抹重為流輩詆誚耳有醜婦被逐者借隣女之飾更往謂夫曰曩以不修子故棄妾今修已子何辭焉其夫趨而出其姊止之曰一出已羞更入何求其言雖鄙可以理喻惟執事萬萬念之

與楊用之

海白用之足下與足下論議皆洞然相達靡有留滯

此雖古人何用多讓足下年齒日盛而功效未彰竊甚怪之昔玄德撫髀而增傷士行惜陰而勵志誠願足下每以至性難得為念懷古道之罕臻憝根荄之靡至絕遏世紛精詣往迹輙不可如前日逸逸弛緩以自廢也肝膈之言深信必察故爾盡布不復追悚

上遂庵先生

執事此行

宗社之慶生民之福也不肖萬萬死罪無面躬詣拜賀今兵事日繁賦餉日急各處經畫糧儲之人率不堪職勤為迂濶難集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之需倘賊勢更盛又當何以山南湖廣之盜不可視為尋常今之求治者率弟子行當亟須丈人也詳此盜能老弊我師者中固有人耳往時四川湖廣陝西所上首級盡山居平民非真賊也凡執事所以報孝宗皇帝者惟此二事耳不肖雖在罷廢然世受國恩不敢忘此憂也初冬微寒伏惟保艾以慰天下之望不宣

與張邯鄲書

於公雖尠素交然公為鄉里豪俊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

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
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
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瘠
氓精兵僅千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
過殘滅井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
之道也昔吾罹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
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況
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眡其步當眡其趾夫民既以
覘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
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邯鄲之民

使之自固其志矣爰公甚深慰公邑令不辭惘然
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為民自
重萬萬

與王敬夫

亡兒志文至亟與登石間兒婦楊氏食砒霜不踰時
遂死此十一月七日巳亥事也痛徹心骨殆何忍言
念惟此婦自五月念二栗死郎堅志死節荊妻及諸
女輩日夜防衛已極縝密乃于其月念九潛服毒鼠
藥數七幾不可生賴覺之頗早得以投救至于今日
每聞妻女所傳婦言其志必不肯回因諷之者厥父

母冀至膝下或以愛奪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南麓公與許夫人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舍姪女送之來仍以有心婦女一人常為伴侍婦至栗柩哭畢入內見荊妻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不知猶未也荊妻私意其語謂予曰新婦志太不易行必有變柰何予曰汝但多方防衛可也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一出者必止之曰汝出吾懼也畧不一言往志衆以為既見父母果懷眷戀後將無事荊妻者獨不以為然令嚴為環守是旦粧洗畢假言宿飯作渴索醋湯卧內飲不知潛帶碎砒二三兩隨飲吞盡少間砒毒內作與侍兒登厠歸漸不能支乃誑小女及妾楊氏曰吾適登厠見祟身頗不佳幸與亟亟禳之又索醋湯令極暖來連飲三碗許曰稍可矣荊妻入見其色驚扣所以因切疑之搜其袖有遺砒始知中毒函呼家衆尋醫治之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夫遊地下前所囊物實砒霜數兩假言為金珠使姑不疑我今已盡服人言砒霜用醋下者百藥不能解恐舅姑及吾兄以藥解吾毒則大壞吾志是以連飲醋湯數碗可喚吾嫂來治吾後事滿門驚痛呼其兄嫂至因以解藥予之閉口不納逼之太急則嚙碗立

碎每藥來則輙揮去堅閉其口楔以鐵箸且曲矣齒堅合不啓也曰吾與飲此吾不食砒霜矣今吾以死為樂以生為苦也柰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皆婦近日所製以為臨死之用者無有不備與不精也着畢氣絶予痛哭幾死以為曩者栗初死時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於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劬勞之恩眷屬繾綣之意顧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不足與之先也顏子為孔門高弟夫子特稱其三月不違仁而新婦少年女子耳乃其志久而愈堅彼豈嘗從事于學問若士大夫孳孳亹亹者也其天資之高父母之教要有不可誣者矣荊妻言新婦數向予言古今賢女故事云得之其父兄講說今日之死豈非聞之于耳即感之于心而不忘耶夫人食利藥少許必疾痛萬狀新婦服砒其多比死顏貌安舒畧無倉卒豈鬼神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栗為人頗靳非辟不正之行嘗曰姦汚殘賊天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有二曾無一毫非禮之動乃天畀以良妻若是天信有徵也哉此婦與令愛德性甚相若適亡兒各兩年雖媼嫗不熟其面也記曰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栗之兩婦其庶幾乎昨新婦自靈寶至出鞋二緉壽予與荊妻孰知其與舅姑為永訣也因語楊生楊生云妹來時以二物曾壽家君與家母殊不知厥意所在今若此誠所謂與之永訣耳於乎痛哉茲乞執事與新婦別撰一志備其美德俾將大石通刻三誌納之于壙以示不朽昔栗欲以一椁通葬三柩則栗之志亦可以無憾于九泉之下矣兒女之事累兄甚多敢以楊生狀隨書附上惟執事念之憫之臨楮泫然情不盡布伏惟尊照萬萬十二月九日海再拜

與唐漁石

久違光範不勝懷仰之私春中以華山之行赴省城留滯月餘某事所司明知冤苦皆引嫌弗究君相極力明刑于上而天下依違之習自若含垢冒污僕分所宜耳尚何忍言伏惟執事推賢愛才之心休休無已方內英俊莫不鼓掌相慶以為將有拔茅連茹之漸而太平之幾誠在是矣其遠且疎者或無以表見于衡鑑之下使大璞不登私竊忿焉每有所見擬議欲問輙復中止思惟執事之愛郎何可嫌昨在省見山東進士李開先者資性英發識見超遠文藝精典

哲匠所難治體通達後輩希覩心殊重之瀕行因與
太微蒙溪洎韓馬河濱諸公送之東郭之外至今不
下鄙懷者凡三月餘矣值侯草草用貢台聞天下之
善士如開先者又不知有幾人惟執事備訪力求使
勿淪于常流則今日得人之盛盖有凌跨古昔炳耀
簡冊者矣孰謂非執事之功也後生末學如開先苟
得大人君子作興砥礪于上將來所就自僕觀之可
謂國士之無雙耳惟執事默求其為人之實而加之
意實斯文至幸聞被欲求國子學職是又以中書付
仲默博士付昌穀殊可惜也旱夏苦熱伏惟保愛以
慰斯世之望不宣

與李伯華

仰聞辱書教喜慰何已奉讀一過驚恨萬千懊不
羽翼而東也世事皆何足言惟策厲以慰斯文之
僕之至幸也此病僕少時亦有之正心脾之氣不足
所致常服平補鎮心丹得效甚捷可試為之聞欲求
國子學職謂伯華自為則可然方今之士孰有可與
伯華班者俾之自投散地將非世道之不幸耶前嘗
有一書與當塗君子論之矣僕所願在伯華登法從
備顧問與上極言天下治亂之故使堯舜之治復見

於今日而僕得老死林壑休休終身以歌頌太平皆將為伯華與君相之賜而顧如此何邪人來草草附問惟萬千保愛不宣

爲鄉人論銀禁書

泉布貨財通有無便百姓而已惟民不能以皆織也故以泉貨易布不能以皆耕也故以泉貨易粟聖人之意苟使農末相資而不相病如是而已此縣自國初至今惟納邊錢糧方用足色其餘用使常五六成耳八九成則太高者也今欲一切悉用足色克使貧者典衣服賣器物以十得五尚不能得常行六七成謂為通行之物今被撫公之命市井之徒動勒捲桶捲桶者此間足色銀之別稱彼貧寒之家安能有捲桶邪往歲農間之時每柴一馱止直常行銀四五分再無過六分者以足色沽之四分則二分六分則三分也苟有積陰或加至一錢及錢一二分亦惟常行銀耳貧家即求一馱之價尚變易衣被百方匍匐而猶不能況又勒要捲桶彼捲桶者豈尋常易有之物邪撫公之意以兩直隸山東河南江淮等處俱行用細絲銀蓋此數處錢法通行故不得不用細絲今若能使百姓如彼通用錢法則可不行一人而自無低

銀矣況民溺於所安而難動錢法又未可遽行此銀亦豈能遽變行錢之地每分得錢六七文可幹六七事行銀之地每分不過幹一事二事而止故低銀當常通干不行錢之地者其勢使然也今假銀白銅彌滿市肆乃縱而不禁顧獨禁低銀豈非不思之甚耶今行律之人顧物論直此以與之彼以受之無相疑者誠以為白便也一旦改而不行窮居之民束手無計不為掠則為竊欲行法使民便乃不惟不便而又令之掠與之竊非所以計度民事者也納官之用足色者妨侵盜轉換黨緣為姦耳足色之銀豈食者耶苟能以通有無資農末則聖人此亦信其意而已不深強之以所難也故曰聖人緣物順情其力不勞其道恒伸此或其一耳偶聞百姓嗜嗜故敘此意告公惟有以察識此意付之施行則可以無煩程限恒困使者而坐享其道矣仍重禁白銅假銀則市肆不欺農末有賴或得計事之益也

答王汝言書

曩者仕宦時竊見世事搶攘以為非甚難辦也特軌事者未嘗少加之意故云云耳每遇士大夫率肆言毋諱不知觸人遣怒已厚乃竟以罷官至罔為姦人

之黨交遊諸公或以書責我宜攻易往輒得書後大笑索酒曰我罪盖如是然我何能改也夫予不能行事於世以誅其姦乃并不得肆論其短長哉夫善與惡是與非其數較然明也執事者不以為意而槩與之則反手倒持惡民興善理盭風俗衰詐偽起子弑父臣弑君毋不亟為是猶可委而弗究邪天下之事雖貴執者所共壞然豈盡持執事者之手令事之不較哉四海之遠兆民之衆事為胥執所制者要不可以十一辟之惡風疾雷雖至盛必無終日委而不為而謂非我所得專謬矣請以虞喻之曩在河南日嘗屢遣人誅求郡邑矣其重求不過千金郡邑稱千金只一項耳其錢穀轉移詞訟難易約束流濫豈曰治此則妨吾索可置勿理也不才之吏各欲肥私享則是數者鈎致無不至使反此心以正理治郎是數者悉可以裕窮民稱良治矣士大夫平動以古人自期謂事直未當手若云云我當如何何既當手矣而又委以執力此非真有為民之念也劉養和以犯廖去矣燕憲清帖耳奉廖何乃亦矣二君同以廖去其高與下美與惡奚啻天淵氷不相侔也而士大夫乃猶舍正路而弗由豈不大

哀耶昨常守德來繼燕又視養和為烈矣彼廖氏受侮半年何不更用前計以酧守德而甘心若是道固有所難也今上無貴勢之撓下無執友之托事涖民心知其惡逆而隱忍含糊善不加恤惡不警使無狀之民如群虎負嵎而良善者卻足自庇天日之明官長之設刑法之禁而身制于齊民不左右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安在平日鄉黨為者率云某為某事嘗言其不利今已然至此乃僅見其賢者固以為時有所未至而不賢者將又旧轉而不善矣此予所以瞋目于執事之臣也大文惡犯禁嘉理恬不為怪小民畢誤冒法則錙計毫數洗垢索瘢持此而欲天下治平胡可得也吏長姦民侮法二者國之大弊也今長姦之吏盈滿仕局而莫知所懲侮法之民桀踞鄉里而莫知所畏此當塗君子之深憂也昨過貴邑見事執百爾狼狽以深恐懼乃續聞公言云云及叩之在塗又有過者乃嘆守令所繫之重如此使郡吏一切如書八府縣吏一切如貴縣長此安極今日偶見敝縣一事為上吏發至劉令以病不得理其承但惴惴奉承唯渠究所恣意耳然僕向為當道言之不知卒聽否也安得公在蜀時風

致為一洗耶昨僕謂弟姪輩曰汝言言有內艱報尚
能戮兇省祭使之在官數年不知又當何以而此時
列郡太守皆碌碌不足為汝承雅美才盛年又姑息
寡力大抵時運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與姜武功計處樊伸等賊攻犯事宜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沐愛比之更
生然有數事輒令錄上煩亟為斟酌施行則所益不
細曩時蜀漢征勦橫及無辜正坐執事者不能先物
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即以
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即至境賞罰之際果能倡
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
下場操演昔种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
矣何今異昔耶一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
及昏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即送官查
究遇夜有公差人至亦必遠瞭同行之人多寡然後
索其所執關文牌票果是真實方令守門官布列執
兵之人開門照數放入蓋恐賊輩乘機夥入不得不
謹也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搬置石子在上每
人以三五斗為率以備緩給仍令每五人具手銃一
把火藥銃楔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

石所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遽近矣一再擇各處鄉村丁壯者令編為群伍除大密村鎮自為防守外其耿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堡堅完不惟遇賊可以勍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者亦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驍勇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為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令純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怯全功可致也一各色入操人數既令衣服整齊器械精好矣仍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旗幟必其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檢察毋使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八九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惟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匈奴可也況無習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壘城梁者待其功完放回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里里老先逐名點閘明白的無面生可疑之人參錯頂數方

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里老胡突搪塞不行用心致有踈虞先反覆申諭以軍法從事令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夥入而遠近皆齊矣點視已畢領打關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瞭視緩急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不至玩愒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門則凡在城內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地方孽人興亂邇者二十餘日往來興平西南諸村哨聚村民椎牛掠馬肆為大言畧無忌憚當塗君子雖已識其將然而施行處置尚蘊而不發使不肖輩如坐烈火忽見二十一日尊票到縣乃知攻擊城邑矣當此之際若非執事事有素定則倉卒相值何以為策州一破賊勢蠭起素被蠱惑之人觀其行事罔衂不知從者幾千萬人而東指醴泉南嚮敝邑勢若破竹夫復何忌故今能不損一人不勞餘力坐致平定者秋毫皆執事之賜也已謹具書當塗備陳始末少盡執謝之私此非不肖一人一家之幸也新聞獲

餘數多斟酌區處曲當其可此又甚慰復有合計事宜數件隨啓申布倘被垂察或追來效一此輩往來之地止在高祖廟馬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渭河則祖菴一帶而妻帑寄居則郿縣東南鉄爐菴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許久時日蓋村野之民不知義理與聞左道之言便乃徹骨相信是以反覆牽連膠固難解而涇陽玄狐教妖人何啻萬數所視以為進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舉耳此舉既敗則是數處之人解體過半矣今不預為之計萬一賊勢復合郎不敢復犯城邑而鄉村剽掠之苦何日可息茲欲以聞上司急為出給告示隨處張榜連日斬獲之人名姓明白開曉某人常以樊伸妖術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庶來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告示到日有為賊蠱惑者便宜洗心革故自求多福能將樊伸楊杜和董漢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郎許免其脅從罪仍照河南四川首功之例一體陞賞其樊伸等過地方曾與做飯送酒之人乃一時被其氣焰董雖云法禁有違亦出勢不得已姑且免其究問其丁男子為賊捉拏割髮塗面及著名賊簿哄誘脅

者原係被賊威刼之數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
若能改悟走回許自首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
理其楊朴等果能改悟前愆將樊伸等不拘斬首
擒送官投首亦照前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
賊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函官庫矣
立賞植信所以勵勇敢勦凶逆之大權也近聞州
於諸賊攻城之日大賞射者州中之人人人思奮
不身對賊鋒以收新效今聞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
二日辰時賊衆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船丁各
走避村民數輩執兵追呼各賊徑西而去遂下馬

地方牽來報官姜令郎便賞與以勵其氣諸賊恐追
兵繼至從列渡徑去雖因往來鉄爐菴寨熟知道路
淺深然舍舟而涉盖亦深有所不得已其餘黨不數
百正以事勢窮蹙不能相及以今料之只在州城東
西及興平一帶舊行道路村舍憑熟隱匿若出給曉
諭令各村挨拏呈報除官有定賞外凡所獲賊人一
應物件不拘馬騾銀兩悉行給與則遠近相傳必多
奮迅更以隱匿不報與犯人同律召號則勇敢之士
志向既專而隱匿之家親疎靡諱不十餘日自首自
縛者源源而至謂孽蔓猶滋氛祲不消者吾未之信

也一二十三日見州上批迴本縣票帖云賊衆自言
去喚所約銀兵及涇陽玄狐教私人復來攻城事之
有無雖不可料而備之曲折誠不可踈使賊果如今
日鳥散而去固已幸矣倘萬一如厥所言則倉卒之
際何以為計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鉄爐菴寨抓探賊
輩何在何往若果招誘銀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
巡檢于翺令其多方訪邏勦捕翺有令去則山中小
寇不惟不敢輙同賊謀抑且別為巡邏搜捕何也伸
等皆鄉村游手好閒之人止以妖人誘引扇惑偶至
如此山途巇險既所不閑兵事倚伏又安有見自寶

雞至鄠縣牢谷一應山口各請上司指揮所在官司
督人守把賊必進退兩難束手就斃矣若賊尚在此
地留滯未發宜密行寶雞把塞隘口截其西奔無移
盩厔揚兵致邏遏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
渭河道但有淺窄可以列渡之處及一應通行行船
渡口仔細隄防不許擅便放賊北渡乃徐陳師壓境
依前明加曉諭立賞要成則事更易圖計無不獲矣
一玄狐教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
高陵處處有之但不若涇陽之多耳此教風行二十
餘年其妖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承

奉一飲一饌妖師方下箸入口其家長幼大小即便
跪請留福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
次第問安倘蒙留侍枕席即為大幸有福其妖師者
又令此輩照水鑑形云某後當為何官某後當有何
福愚民易惑便爾堅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既希有
官祿志豈無懷叛逆往歲藍巡撫在陝僕嘗具書備
言其事畧云此地十年之後必有大憂宜急為之所
藍公星夜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
事體曉諭無方致此輩托求太府反謂官司生事乃
其官司亦不能禁矣而此輩方且深根固蔕聚貨通

官打點承對搖手一呼應者千萬生員楊芝恐貽害
地方具呈巡撫衙門發縣跟究縣官以受重賄將欲
故勘復畏人言竟以他事致芝於死此後雖有豪傑
敢言之士閉口不敢矣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碍人衆
不若申達上司但摘其為首之人二三十輩斬首號
令則愚民將曰彼嘗照水見有何官今輙遭此方來
復有是人行妖蠱惑雖平日為深信者亦不信矣此
其陰騭於民奚啻萬萬哉一此賊既行叛逆攻犯城
池上司將必加兵搜勦所過地方不無玉石俱焚之
憂宜曉諭各處鄉村鎮店屯寨軍民人等急為修建

垣堡立柵置兵警至則聲鑼相援軍來則列兵示備不惟賊衆見之寒心而要功之徒亦無所肆其志意矣一山東響馬四川保兒皆深依巨盜攻刺慣熟之人比之此輩實有徑庭各處鄉村之民聞其聚衆攻城曾未見彼技能何似便乃深自疑畏甚至婦子離散產業蕩棄地方生事之人又復乘機刼奪財物若不反復曉告令與近村之人自相保助不許擅離本地不拘反賊及乘機之賊併力擒捕依前送官給賞則外賊不惟易獲而內地復難驚潰此又計之所宜先者不可不慎也

答德克上書

白七弟昨晚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郎爾不知吾意所在然其言自多愛敬此正吾弟事欣然終日且知弟由是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飲酒數盃至大醉卧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